在我的高中凌源中学的校园里，有一座小小的花园，花园之中有一座小小的亭子，叫做景芳亭，景芳亭是为纪念凌源中学毕业的著名作家胡景芳而建的。胡景芳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作家，他的一生写过很多著名的童话故事，并因此名扬海内外。所以在凌源中学建造新校时特地修了这个亭子，还在亭子中矗立了一座他的半身雕像。

围绕敬芳亭的是人工湖，如果是在春夏，湖里会有许多鲤鱼，大小不一，成群结队。湖上还架起了一座小桥，是赏鱼的绝佳场所。由于景芳亭是这片花园里最重要的建筑，大家便用景芳亭泛指这片花园的全部区域。

在我眼里，春夏时节的景芳亭，简直是个如天堂般的所在，湖岸边满是金黄色或紫色又奇香的小花，一簇一簇，繁茂地略显拥挤。如果阳光恰好，每朵小花都披上了一层太阳光，难免招蜂引蝶，在每一朵小花的耳旁都是好话说尽，讨来甜甜的蜜来。

除了花，岸边的垂柳也是一绝，六七月间，长长的柳枝垂在水里，有风吹过的时候在水面上荡出一圈圈的涟漪。湖岸边种了很多柳树，凌源曾有“柳城”这一古称，为了不辜负这一美好的名字，没有一棵柳树自甘沉沦，它们卖力地生长成花枝招展，窈窕多姿的模样，誓要做柳城柳树中的一等颜值担当。假如是在有风的夜晚，你从岸边走过，不免是要疑心是不是有一队窈窕淑女正在岸边跳舞，那种使人联想到“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弦”的舞。

关于景芳亭的美丽，我知道用再多的言语都是表述不尽的，因为我无法亲自指给你看，甚至连我自己，有时也会问自己，哦，这里是美的，哦，那里是美的，哦，还有哪里呢？

如果你的心中也有一方美景，就把我的景芳亭想象成那里吧！因为我相信所有美丽的地方是相通的，我们的生命总要在一方精致的美感中体验过，才有更完整的意义。

可是，等到季节转入深秋至严冬，景芳亭精致的美感便消失了，先是那岸边的垂柳落光了纤细的叶子，好似少女失去了心爱的长发一下子变成毛发稀疏的老妇人。再然后，湖里的鲤鱼被校园物业工人们用大网打捞干净，装进红色的盛着水的大塑料桶，再被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拉走，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

鱼走后，水也不会留下，曾经被垂柳和水中微生物染的碧绿的湖水会从人工湖底部打开的通道悄悄留回黑暗的地下。与水相守的鱼不见了，柳不见了，我想湖水如果单独留下，被北方冬日的严寒冻成坚冰，水也会感到寂寞吧。

鱼走水尽后，连湖底的泥也会被挖出来，当作滋养校园里各处花坛的肥料。曾经鲜活的，充满生气的景芳亭此时显得破败而冷清，给人一种萧瑟而苍凉的感觉。

但是在这时，敬芳亭边的一种不知名的树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树上结满了一种红果子，鲜红欲滴，从远处看像跳跃的火光。这样的红色无论是搭配枯黄的秋景还是白茫茫的冬景，都是那么的热烈，那么的激动人心。

作为一个资深中二患者，我一直很好奇，那树上的红果子到底能不能吃，是的，你没听错，我好奇它能不能吃。

这种好奇十分强烈。我曾向很多人询问过这个问题，他们在疑惑的摇摇头后大为不解，人们说不知道那红果子到底能不能吃，但是……但是以防万一，还是不要吃了吧！然后是一句“灵魂拷问”----你闲的没事吃它干啥！！！

是啊！我为什么闲的没事非要知道它能不能吃呢？

只因为它悬挂在树枝上，只因为万物在严霜中虚残殆尽的时候，那些小红果子在树上红地那么鲜艳，那么招摇，那么诱惑。我曾经无数次的伸出手来摘，然后在手心里细细地打量，却从来没有一次，敢去品尝。

面对那充满诱惑的红果子，我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恐惧，我不敢去尝试，不敢去承担因尝试它而带来的后果，也许平安无事，也许坏一次肚子，也许……也许是生命。

      我至今没有尝过那红果子的味道，请原谅我没有像验证番茄可食用的那个人的那种勇气。在今生没有一个人肯定地告诉我平安之前，我不敢将它放入口中，只能让它们继续长在树上，用它们如火一般的诱惑的颜色，在深秋的寂寥里，在寒冬的萧肃里，去勾引一个又一个还不够勇敢的人。